

· 文献研究 ·

明代医家陈文治生平考证

王尊旺

(福建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福州 350122)

摘要: 明代抗倭将领与医学家陈文治生平事迹不详, 通过梳理现存各种文献, 从陈文治的生卒年月、陈文治和戚继光的关系、陈文治的霸州生活、《疡科选粹》的名称与刊刻、《嘉禾征献录》中陈文治传记的史源等方面考证陈文治的相关问题, 得出新的结论, 廓清了相关研究的部分讹误。开展古代医家人物的研究, 需对现有资料涸泽而渔, 仔细甄别, 对比分析不同资料之间的细微区别, 从差别中寻求突破口, 删繁就简, 去伪存真, 还原医家人物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陈文治; 医家; 明代; 人物传记

DOI: 10.16307/j.1673-6281.2024.06.007

中图分类号: K82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4)06-0569-08

Biographical Verification on the Ming Dynasty Doctor Chen Wenzhi

WANG Zunwang

Library,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22, China

[Abstract] Chen Wenzhi, was a Ming dynasty general who fought against Japanese pirates, and a physician. His life events were unclear. The study reviews various extant documents, examines aspects such as Chen Wenzhi's birth and death dates, his relationship with Qi Jiguang, his life in Bazhou, the title and publication of *Yang Ke Xuan Cui* (《疡科选粹》 *Essentials of External Sores*) and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Chen Wenzhi's biography in *Jia He Zheng Xian Lu* (《嘉禾征献录》 *Records of Contributions from Jiahe*). The study arrives at new conclusions that clarify inaccuracies in related research. In researching ancient medical figures, it is essential to carefully scrutinize existing materials, thoroughly explore all sources,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documents, seek breakthroughs from these differences, simplify complexities, eliminate falsehoods, and restore the true nature of these medical figures.

[Keywords] Chen Wenzhi; Doctor; Ming Dynasty; Biographies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1BZS059)

[作者简介] 王尊旺 (ORCID: 0009-0002-5013-6769), 研究馆员; E-mail: 694173600@qq.com

陈文治，字国章，号岳溪，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生活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明代抗倭将领、医学家，长期跟随戚继光南征北战，还辑录有《诸证提纲》《伤寒集验》《疡科选粹》《广嗣全诀》等书。现有研究一般认为陈文治出生年月、生平事迹不详^①。本文充分发掘历史文献，对陈文治生平事功的若干问题略作考证。

一、陈文治的生卒年月

根据陈文治自述，“文治二十余年不生子女，己巳年服此丸（加味地黄丸），至壬午年，共产子女十六人”^{[1]4}。从陈文治的活动时间节点分析，己巳年当为隆庆三年（1569），壬午年为万历十年（1582）。古人婚配较早，以陈氏15岁结婚计算，至隆庆三年“二十余年不生子女”，可以推断至此他大致为35岁至40岁之间。在为《广嗣全诀》撰写的自序中，陈氏亦称：“余中年无子，博访良方，及得秘法，用之殊效，然非损于胎则殇于疾。比时且在远塞，无医可延，坐视其毙，莫知所措。”^{[1]集《广嗣全诀》序}将这两条材料对比可知，所谓“中年无子”与上述推断此时陈文治大约35至40岁之间相符。所谓“比时且在远塞”，与下文隆庆之后陈氏由浙江调往京师相符合。若以隆庆三年陈文治35至40岁计算，则陈氏出生时间约在嘉靖八年（1529）至嘉靖十二年（1533）之间，即嘉靖十年（1531）前后。

大城县人刘汉儒为陈文治《伤寒集验》序曰：“秀水陈君文治者……以另事羁迹燕市，渐栖泊益津，津士一与之游，无不思投辖者……会吾邑少司马小峰李公慷慨慕义，雅有饥溺繇己之思，闻文治名，命邑中之聪慧者往学焉。”^{[2]刘汉儒序}“少司马小峰李公”，指刘汉儒同乡大城县人兵部左侍郎李松，别号小峰，万历时期巡抚辽东十二年，于万历十三年（1585）升任兵部左侍郎，并于同年因母丧丁忧离任。万历十五年（1587）革职闲住，二十六年（1598）卒于家^{[3]304-306}。所谓“命邑中之聪慧者往学焉”必定为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之前的事情，与下文考证的万历十一年（1583）之后陈文治被羁縻于霸州益津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万历《秀水县志》云：“陈文治，豪举武健，尝为府胥，坐舞文，因弃桑梓，奋迹行伍，官至总兵。历渔阳、上谷间，捕获有功。其后寇阑入，弗及收保，上功幕府不中，率卒被劾，庾死请室。”^{[4]330}该志修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考其具体内容，时间下限也是二十四年。笔者统计《秀水县志》“人物志·材武”传记部分，其基本原则是在世者不收录。也就是说，至万历二十四年陈文治已经去世。《广嗣全诀》刊刻之时，陈氏亲自请郭仰泰和项德祯为之作序，两人序言的落款时间均为万历十九年（1591）十二月，说明此时陈氏还在世。由此可以推论，陈文治去世的时间则为万历二十年（1592）至二十四年（1596）间。

二、陈文治与戚继光的关系

综合各种材料可知，陈文治早期在官府做刀笔吏，通医卜之术，后因舞文作弊被遣为新河所戍卒。

① 刘时觉的《浙江医人考》记载“陈文治”条，仅言其为秀水人，而后抄录陈氏医书序言等资料，未对陈文治的生平事迹加以整理。贾维诚《三百种医籍录》认为，陈文治，明代医家，号岳溪，秀水人，余未详。陈丽斌《广嗣全诀·校注后记》称，陈文治，字国章，号岳溪，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生卒年不详。李云《中医人名大辞典》“陈文治条”，关于其生平部分抄录刘汉儒为陈氏《伤寒集验》所作序言的内容。具体可参见刘时觉《浙江医人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年，第448-450页）、贾维诚《三百种医籍录》（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289页）、陈文治辑、陈丽斌校注《广嗣全诀》（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第569页）、李云《中医人名大辞典》（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第628页）。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嘉靖三十八年四月”条中，有附录一则提到陈文治，称陈氏“以舞文弄法为问，谪充戍军前。家严阅其人非行伍类也，因试其书移，遂留之幕下。比问其所长，则善策《周易》，乃收为记室”^{[5]26}。根据李克、郝教苏的考察，《戚少保年谱耆编》利用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家传资料，这些资料既有戚继光晚年编纂整理汇集成书时使用过的，也有戚继光不曾使用过的，多数未见流传，所述事实相对可靠。由于该书相关史料的编排以时间为序，可知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陈文治已经进入戚继光的军队中。彼时，戚继光大军进驻海门卫，并在该卫下属桃渚所、新河所一带与倭寇激战，因而将新河所戍卒陈文治收入麾下合情合理。至于天启《海盐县图经》云“嘉靖三十九年，参将戚继光选入幕府”则是错误的^{[6]286}。嘉靖四十二年（1563）陈文治升任海宁卫前所百户，后又擢升为海宁卫都指挥同知^{[5]112}。

隆庆二年（1568）五月，戚继光上调京师，总理蓟州四镇练兵事宜。就任该职后，他随即请调动海宁卫带銜都指挥同知陈文治为坐营中军。隆庆万历之际，陈文治被戚继光从浙江调动到蓟镇后，曾短暂担任过“通州领班都司”，但随即外放至湖北任兴都留守金书^①，具体原因不明。陈文治临行之时，戚继光赠诗云：“天为闽越息风尘，借箸奇能动鬼神，二十年来劳汗马，五千里外过征轮。义高田孟翻多议，家似韩原未是贫，忽听离歌秋色里，当杯不觉倍酸辛。”^{[7]164}这首诗盛赞陈氏在追随戚继光平定闽浙地区倭寇的过程中出谋划策，鞍前马后立下汗马功劳。接着引用汉代著名义士田叔和孟舒、汉代名将韩信和孔子学生原宪的典故，说明陈文治甘于清贫，对自己忠心耿耿，反而遭受种种非议，似乎暗示陈氏外放兴都留守，有被贬之意。

从万历二年（1574）开始，陈文治得以连续升迁。当年十月，升兴都留守金书陈文治为游击，署通州参将事^{[8]724}。万历五年（1577）正月，以分守通州参将陈文治充蓟州燕河营参将^{[8]1333}。万历八年（1580）八月，升燕河路参将陈文治为协守蓟镇西路副总兵^{[8]2025}，协助总兵防守蓟州西路地方。以戚继光当时的威望和影响力，陈氏的升迁自然离不开他的鼎力支持。

关于陈文治与戚继光的关系，还有一桩公案，即戚继光失势后，陈文治是否意欲取而代之。我们知道，戚继光之所以在万历初年叱咤风云，与张居正的强力支持密不可分。张居正去世后，朝廷对其进行清算，凡是与其友善者无不受到牵连。明中期以后，朝臣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之风兴起，戚继光拱卫京师手握重兵，受到非议在所难免。汪道昆最早在《明故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孟诸戚公墓志铭》中提出了陈文治阴谋取代戚继光并导致戚被贬南粤的说法，“及江陵弃人间，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将起记室，少保若加诸膝而进之，阴布蜚语京师，倾少保而自代。始移镇南粤”^{[9]1234}。《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万历十一年二月”条中，其长子又照抄了汪道昆的言论。据《明史》记载：“居正歿半岁，给事中张鼎思言继光不宜于北，当国者遽改之广东。”^{[10]5616}当陈文治东窗事发被治罪发配到霸州后，虏入边境，部分人士上疏请诏戚继光还蓟镇防守，“而无奈彼当国必不遂所请”^{[5]112}“给事中张希皋等复劾之”^{[10]5616}。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当国者”，即与张居正对立的文官集团。平心而论，在戚继光墙倒众人推的时刻，陈文治“阴布蜚语”是有可能的，若说他意欲“倾少保而自代”则有些言过其实。

三、陈文治的霸州生活

万历十一年（1583）六月，因小阿卜户袭击黑谷关事件，陈文治等被革职入狱^{[11]678-679}。此后陈文治一直被羁縻在霸州，直至去世。但这并不等于陈文治在霸州度过了10余年的牢狱生涯，所谓“长系霸州十余年，卒于狱”^{[12]卷四十二-3}“以上首功不实，系狱死除”^{[6]286}，基本属于撰述者的臆测。

① 明世宗即位后，为抬高自己父母的地位，于嘉靖十年（1531）将龙兴之地湖广安陆州改为承天府，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照凤阳例建留守司，命之兴都留守司”，即按治于凤阳的中都留守司例在安陆建兴都留守司，这是兴都留守司设置之始。参见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8页）。

在霸州期间，陈文治曾招收刘德懋为徒。关于刘德懋的学习经历，据刘汉儒《伤寒集验序》曰：

从学三年许，居仅半椽，尚不堪容膝，夜卧两足插壁上，呼吸之气布满室中，不克自见其面目……一日，刘子乞假省两亲，陈瞪目曰：小子归乎？少曰：殆数矣。夫篋中取一帙附之，曰：此吾手缮者，而归习此可以医世，而亦从此昌矣……（刘子）取所付读之，方知为伤寒书也。闭户研究越十年如一日，其攻苦不减负笈时，刘子之声亦大噪于燕赵间。^[2]刘汉儒序

刘德懋是目前所知陈文治医术唯一的传人，其曾跟随陈文治习医3年，临别之时陈将手缮的《伤寒集验》交给刘氏，嘱其认真学习。刘德懋生平事迹不详，仅知曾任霸州医学训科^{[13]357}，可见其医术应该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这也和刘汉儒所言“刘子之声亦大噪于燕赵间”相符。刘氏始终对其师陈文治心存感激，“人益神刘子而刘子不居也，时出其书以示人，亦可谓不忘本矣”。还要注意的，习医期间，虽然刘德懋的居住条件非常艰苦，但可以肯定这是固定住处，从古代医家师徒相授的学习方式判断，这里大概率是陈文治的居所，而绝非监牢。

从此时陈文治的交游圈看，他还是拥有很大的自由，“秀水陈君文治者，幼学书，长而学剑，既而工黄石阴符之术，为塞外名将军。无何以另事羁迹燕市，渐栖泊益津，津士一与之游，无不思投辖者”^[2]刘汉儒序。虽然“羁迹燕市”，但由于陈氏文武兼备，“每举上下天下，罔不洞了”，当地人还是相当仰慕，这才出现了“津士一与之游，无不思投辖者”的情况。郭仰泰，霸州人，具体事迹不详，遍查康熙《霸州志》，未见此人的记载，民国《霸县新志》收录其诗文两篇，可以得知郭仰泰与同乡给事中刘用甫、太学生江应雷友善^{[14]1003}。依常理推论，郭可能是未获得功名但在当地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乡绅。谈及与陈文治的交往，郭仰泰称“第数从将军脱危苦，又数从将军受教札。每一书出緘示，独先知是集者，宜莫若不佞”。陈文治不但屡次为郭氏治病，日常也交往甚密，陈每撰写一部论著均首先送郭氏审阅，可谓神交挚友。

《广嗣全诀》刊刻之时，陈文治请同乡项德祯为之序。项德祯为秀水县望族，曾伯祖父项忠曾任兵部尚书，父项笃寿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历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广东参议。项德祯本人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历任工部屯田主事、四川参议、河南副宪使、山西参议。根据笔者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万历十九年（1591）前后，秀水人在京师任职者唯项德祯一人。按照项德祯的说法，作为同乡他未曾与陈文治谋面，但从前辈口中了解到一些他的事迹，称其“慨慷沉智，以儒雅饰豪举，善缓急人，而拙迎合”^[1]集《广嗣全诀》引¹。目前不清楚是陈文治直接找到项氏，还是通过他人请其为之撰写序言。以项德祯当时的情况而言，作为刚刚在京师站稳脚跟的工部主事，断不会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待罪同乡撰写序文，并可能因此葬送自己的远大前程。这也从反面证明，此时的陈文治应该已经获得自由之身。

在霸州的10余年，陈文治的主要工作就是大搜岐黄之奥，考讹纂玄，编辑内外各科方书百余卷。至十九年，他所辑录手缮的《诸证提纲》《伤寒集验》《济阴举要》《重光要诀》《疡科选粹》《习医轨范》《广嗣全诀》诸书皆已完成。上述诸书中，《诸证提纲》《伤寒集验》《疡科选粹》《广嗣全诀》等4部俱存世^①，《济阴举要》《重光要诀》《习医轨范》未见。其中仅有《广嗣全诀》由陈氏本人在生前出资刊刻，其余3部均在他去世后陆续刊印。

正如前文所述，万历十一年陈文治确因边塞失事、虚报军功而入霸州监狱。当时他就强调另有内情，在狱中上书深辩其事，而给谏田畴以为案件已经了结，不宜乘机展辩，万历皇帝经过权衡后，遂“不可文治等请”^{[11]678-679}。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直隶巡按李植劾督抚隐罪冒功，摭辩欺罔，得旨：陈文治、李尚贤俱监候详决^{[8]2756}。万历皇帝的态度很值得玩味，李植弹劾的是督抚隐罪冒功，皇帝则答非所问，说已经将陈文治等人收押详决，似乎暗含了陈文治成为替罪羊的意思。再联系上述陈氏希望上书自

① 《广嗣全诀》共12卷，其中第11、12卷为痘疹内容，万历三十五年（1607）康丕扬从《广嗣全诀》中辑出，以《痘疹真诀》为名刊刻。

辩而未获允准，更使得此事扑朔迷离。陈文治发配到霸州后，“既闲，稍稍出词翰，闲又稍稍为韵语，若《怀沙》《幽鞠》诸篇，宏肆凄宛，不怨不伤”^[1]刻《广嗣全诀》序²。可以说，他的内心极为苦闷，遂作《怀沙》《幽鞠》诸篇。《怀沙》系屈原临死前的绝命词，《幽鞠》为明人卢格所作，卢格性格狂放，不拘小节，得罪县令被构陷入狱，遂作《幽鞠》以申明其志。综合各种史料分析，陈文治报功不实是肯定的，但中间可能另有隐情。陈文治入狱后，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不久便获得自由，他在此地开业授徒、结交友朋、著书立说，这绝非一个囚徒所能为之。不过，虽然可以自由活动，但范围仍然局限于霸州，故其最终在霸州去世。

四、《疡科选粹》的刊刻

崇祯元年（1628），嘉兴人许敦僖募资刊刻《疡科选粹》。刊刻者自称许僖，全名许敦僖，字叔鲁，出身于嘉兴许氏家族。祖许相卿，正德丁卯（1507）举人，官兵科给事中；父许闻造，万历丙子（1576）举人，官贵州道监察御史。也就是彭宗孟序言中所言，“叔鲁奕世名家，自给谏、侍御父子以风节经济著海内”。《侍御星石许公传》言：“公讳闻造，字长孺，号星石……公有五丈夫，子敦僖。”^[15]⁶²³需指出的是，本文选录自《貽美堂集》，作者祝以鹵，曾任顺天府尹，与许闻造为儿女亲家，其女婿正是许敦僖^[16]²⁷⁶。这里记载的许氏的名讳自然不会有错。许闻造侄子名许敦僖，娶祝世廉女为妻。《海盐县图经》称许闻造“五丈夫子并孝，秀次君贡士，敦倬有子令瑜”^[6]³⁶¹，由此可知，许闻造的子辈按照家族辈分来命名，《疡科选粹》刊刻者许僖就是许敦僖。许氏家族为书香门第，热衷于医书的收藏，“家藏抄本岐黄秘书，有《方论汇要》九十二卷、《广嗣秘旨》十卷、雪上朱济川先生《传心录》十六卷，皆枕中之秘”。关于本书，据许敦僖称，“是刻原本得之岳溪公手授”^[17]凡例，可见是陈文治亲手将《疡科选粹》交付给许氏。

许敦僖在“凡例”中称本书的刊刻得到“中表钱伯庸、孟先诸昆季”资助，即指其姑舅表亲钱伯庸、钱孟先。许僖父亲许闻造，娶钱薇女为妻，钱薇有二子，长曰与映、次曰端映，二人为许僖舅父。钱与映有四子：世奎，茂才；世尧，太学；周，中书舍人；升，举人^[6]³⁶³。钱端映无子，过继与映次子世尧为嗣。万历时期，钱与映之子钱升募刻乡贤张宁《方洲集》，助刻姓氏中，“钱伯庸助刻二卷，钱孟先助刻一卷”^[18]⁴⁶¹。也就是说，所谓“中表钱伯庸、孟先”一定是钱世奎、钱世尧、钱周三人中的二人。根据《紫云先生年谱》的记载，万历中期以后，钱周已经迁居嘉兴郡城，不在海盐当地居住^[19]⁵⁸⁵⁻⁵⁸⁶，故钱伯庸、钱孟先应该就是钱世奎、钱世尧。《海盐县图经》标注世奎为“茂才”，即秀才；世尧为“太学”，即曾经在国子监读书的太学生。钱孟先的具体情况不明，钱伯庸则因为曹学佺的一篇小品文《钱伯庸文序》为世人熟悉。根据这篇序文，钱伯庸到南京后，带着其师岳之初的信件拜访曹学佺，可见钱伯庸应系钱世尧，钱孟先应系钱世奎。

许敦僖言，刻此书“吾友郑孝标、陈仲修两家伯仲”力赞厥成。陈仲修，即陈昌懋，字仲修，由诸生入国子学，天启元年（1621）中南省副榜，著有《环玉山房集》。仲修为人慷慨好义，抚恤孤贫，遇歉岁首倡捐资赈济，驰誉乡里^[20]¹⁷⁴³。祖陈言，嘉靖举人，精易学；父陈所学，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以河间知府致仕。兄昌期，弱冠补博士弟子，有文行；弟昌明，以选贡任忻州同知。陈氏在当地也属于比较知名的书香之家。郑孝标，即郑忠材，字孝标，孝友过人，好读书，手不释卷，瞻恤贫困，敦睦族亲，为乡党称誉^[20]¹⁸⁹⁶。父郑履准，以荫为顺天治中，擢南京刑部郎中，为人孝友清谨，乐善好施，乡人多沐其惠。伯父郑履淳，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比部郎，寻改丞尚玺，后因言获罪贬为民，万历初擢光禄寺少卿。祖父即大名鼎鼎的刑部尚书郑晓。

因郑孝标之请，彭宗孟为《疡科选粹》作序。彭宗孟，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甲进士，授朝城知县，历任滕县知县、南京吏部主事、河南道监察御史，后因出身浙江被贬，巡按湖广^[20]¹⁵¹⁶。彭氏家族为

海盐当地望族，明初以军功授世职，父彭绍贤袭苏松参将，娶刑部尚书郑晓之女为妻，即宗孟之母，亦即郑孝标姑母，孝标与宗孟亦为姑舅表亲关系。

综合上述，许敦僖从陈文治手中拿到《疡科选粹》原稿，在好友郑孝标、陈仲修及表亲钱伯庸、钱孟先等人的资助下，许氏请人刊行该书。《疡科选粹》的刊刻，将明代嘉兴地区的数个文化世家关联在一起，较为典型地体现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间刻书的基本形态。郑孝标祖父郑晓告老还乡后建百可园，以著述藏书为乐。孝标伯父郑履淳、堂兄郑心材，皆喜刻书，先后数次刊刻郑晓《吾学编》《郑端简公文集》及郑氏家族成员著作。许敦僖祖父许相卿、父许闻造，俱以藏书刻书闻于当地，闻造曾刻其父遗稿多卷。许敦僖岳父祝以幽亦喜刻书，曾自刻其文集《貽美堂集》。钱升曾募资刊刻张宁《方洲集》，其胞兄钱伯庸、钱孟先及钱氏族人、郑氏族人多有襄助。这些文化世家的刊刻活动，是明清时期江南文化之所以繁荣灿烂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刻书也成为文化世家联络彼此感情、扩大社会交流的媒介，进而促进了江南世家大族之间的文化交往。

五、《疡科选粹》的书名

关于《疡科选粹》的书名，目前也有不可理解之处。该书崇祯元年刻本彭宗孟序文径称“疡科秘旨叙”，且言之凿凿曰：“吾郡岳溪陈君，工轩岐业，所著《疡科秘旨》。”^[17]《疡科秘旨叙》可见，彭宗孟看到的这部书的题名应该是《疡科秘旨》，至少标注有“疡科秘旨”字样。许叔鲁在“凡例”中说，“是刻原本得之岳溪公手授”^[17]凡例，也就是说，本书由陈文治亲手交给许氏，无疑应该是陈氏辑录的原本。根据前述万历十九年郭仰泰的序文，此时《疡科选粹》已经完成，且最初的名字就是《疡科选粹》。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言，中国古代虽无版权法，但古人还是非常注重修撰方式的表述，可总括为著、集、校、注、绘、译6种，其中集侧重辑录、纂集，包括集、纂、辑、录、选、抄等用语。陈文治传世的《伤寒集验》《诸症提纲》《疡科选粹》《广嗣全诀》4部书，所谓“集验”“提纲”“选粹”“全诀”，都含有“汇编”“辑录”的意思，陈氏本人也不避讳这一点，他的4部书中，每卷卷首均标注“秀水陈文治辑”或“秀水陈文治编辑”。而“秘传”“秘旨”“秘要”等称谓，则具有“家传祖方”“祖传秘方”或本人亲自撰述的意思^{[21]399-400}。从这一点来说，陈文治应该不会为《疡科选粹》另起“疡科秘旨”的书名。

更为离奇的是，清代大藏书家、钱谦益族曾孙钱曾在《述古堂藏书目》和《也是园藏书目》中明确指出，其家藏图书有“疡科秘旨八卷”。陈文治同乡秀水人殷仲春于崇祯年间出版的《医藏书目》也记载“疡科选粹八卷”^{[22]289}。李茂如、胡天福、李若钧《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医籍汇考》收录了大量明清时期私家书目著录的医籍，除上述钱曾的书目称“疡科秘旨”外，其他书目如《天一阁藏书总目》《传是楼书目》均记载“疡科选粹”。《疡科秘旨》和《疡科选粹》为同一部书毫无疑问，那么，“疡科秘旨”的名字由何而来，目前还不得而知，期待学界继续发掘新史料，解决这一问题。

六、《嘉禾征献录》陈文治传记的史源

清代秀水人盛枫《嘉禾征献录》卷四十《武职·外省军卫·陈文治》是目前所见关于陈文治的最详细传记。该书共46卷，所记皆明代嘉兴人物。其子孙不能自为传者，则以史例附其祖父之下。若无事迹显著者，则备列其官阶迁除而止。若人非善类，则仅于目中列其名，而特阙其传以示戒。《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叙述亦为详赡”。《嘉禾征献录》陈文治传的内容为：

陈文治，字国章，秀水人，精医卜之术，豪举武健，尝以生命问日者，曰：君贵当至二品，惜死囹圄中。文治笑而不答。后为府吏，坐舞文遣戍新河所，立微功积官偏裨。万历初以六壬

术入少保戚继光幕，授海宁卫前所百户，稍迁指挥同知。以都督同知为蓟镇东协分守燕河副总兵官，驻昌平。其后边骑阑入，杀伤军士无算，文治与督抚周咏、瞿绣裳等匿其事，埋尸地中，植杂菜其上，更以捷闻。朝廷为告庙，颁赏文治。既久历诸边，又结中贵及左右大臣，将夺继光兵柄。继光嗾巡按御史李植发其匿败冒功事，朝遣御史往勘。至其处皆砂磧，独菜畦青翠弥望。发之尸在焉，创痕历历。即其所答文治三十，以状闻，坐斩。长系霸州十余年，卒于狱。文治与同郡谈相，皆以吏役起家至通显，皆不得其死。其在昌平酷暴异于诸将，杖杀部伍若刈草菅。尝与乡故饮，盘案稍不当意，缚庖人置雪中，客去庖人僵冻死矣。每念日者言，欲求去，卒不果，遂及于败。^{[12]卷四十二-3}

因《嘉禾征献录》将陈文治列入“武职”类，除“精医卜之术”外，未有其他涉医内容。结合以上考证，这段话有关陈文治入戚继光幕府的时间、任职京师情况、入狱的具体原因及其来龙去脉、与戚继光的关系、在霸州的牢狱生涯等问题的记载都是错误的。考其史源，上述记载主要来自秀水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嘉靖末年，同邑有陈文治号鹤（岳）溪者，曾为书办，以舞文被访，罪至戍边；因立微功，积官偏裨；今上初年被主帅戚少保知遇，遂引荐至蓟镇东协副总兵，将登坛矣。乃朵颐少保之位，谋夺之，为戚所觉。未几以匿败侵饷诸事，为巡按李植所劾，坐斩，系霸州狱十余年死。^{[23]584}

今上癸未，顺天巡按御史李顺衡植，廉知蓟镇东协副总兵陈文治掩败为功状，特疏劾之，旨下即行御史逮问。至日便捕文治痛决三十板，下之狱，穷治问斩。^{[23]530}

对比分析《嘉禾征献录》和《万历野获编》，可知前者明显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嘉禾征献录》不但照录了《万历野获编》中的讹误之处，还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造成新的错误。如《万历野获编》言：“以舞文被访，罪至戍边，因立微功，积官偏裨。今上初年被主帅戚少保知遇，遂引荐至蓟镇东协副总兵。”沈德符这里只是说，万历初年戚继光提拔陈文治任蓟镇东协（笔者按：应为西协）副总兵，并未论及此前戚陈二人的关系，更未说戚陈二人此前毫无关系。《嘉禾征献录》据此改编为：“后为府吏，坐舞文遣戍新河所，立微功积官偏裨。万历初以六壬术入少保戚继光幕，授海宁卫前所百户，稍迁指挥同知。”这里至少出现两处错误：第一，所谓“因立微功，积官偏裨”，从上文考证和沈德符的本意来说，就是“授海宁卫前所百户，稍迁指挥同知”，二者是同一回事。万历以后，戚继光和陈文治均调往京师，何来授予浙江海宁卫官职之说？第二，误认为万历初年戚继光才将陈文治纳入麾下，实际上，“因立微功，积官偏裨”正是陈文治此前跟随戚继光抗击倭寇的结果。

《嘉禾征献录》将《万历野获编》中的“戍边”改为“遣戍新河所”，新增“授海宁卫前所百户，稍迁指挥同知”，应该是参考了天启《海盐县图经》。该书是笔者目前所见最早提及陈文治“坐事戍新河所”“授本卫前所百户，历升本卫都指挥同知”的志书。有趣的是，《嘉禾征献录》只是摘录了《海盐县图经》的部分文字，对于其中正确的内容却弃而不用。总之，《嘉禾征献录》坚持以《万历野获编》的内容为主体，参考当时所见的其他资料，撰写了这篇讹误百出的陈文治传记。

其实，晚明时期，记载陈文治的文献如万历《秀水县志》、万历《嘉兴府志》、天启《海盐县图经》崇祯《嘉兴县志》《戚少保年谱着编》《万历武功录》、程于古《落玄轩集选》等相继面世，陈文治的4部医书也陆续刊行，以盛枫编撰《嘉禾征献录》时览书之盛，以明清时期江南刻书之发达，这些书盛枫应该均有机会见到。但《嘉禾征献录》仍坚持以《万历野获编》为主体，可能是受到了沈德符的误导。《万历野获编》所载内容很多都是沈德符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间或“从乡邦先达剽窃一二雅谈，或从陇亩老农，谈说先辈典型及琐言剩语”，时人对这部书赞誉有加，如关于陈文治的条目，沈氏称，“其子号仰溪，名失记，余幼亦识之”，陈氏的事迹则“闻之故老”^{[23]584}。这些记载显然大大增加了沈德符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加之三人同为秀水人，盛枫采用沈德符的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合上述考证, 陈文治出生时间大概为嘉靖十年(1531)前后, 去世时间约在万历二十年(1592)至二十四年(1596)间, 享年约60~65岁。陈文治在戚继光麾下任职, 从军前记室一路升迁至副总兵, 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张居正去世后戚继光失势, 被贬远走南粤, 是各方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 以陈文治一个副总兵的身份, 无论他在戚继光被贬这件事上持什么立场, 都绝非戚氏“移镇南粤”的主要原因。羁縻霸州的十余年, 陈文治著书立说, 传授生徒, 与当地社会贤达交往, 在当地拥有一定的知名度。陈文治的《疡科选粹》, 由其家乡的文化世家联合刊行, 这也体现了明清时期江南刻书业的基本形态。

本研究个案启示我们, 开展古代医家人物的研究, 需要对现有资料认真加以甄别。既要坚持“出现时间愈早的资料愈可能真实”的基本原则, 又要辩证看待早期资料也可能不真实的各种因素, 将所有资料涸泽而渔, 对比分析不同资料之间的细微区别, 从差别中寻求突破口, 删繁就简, 去伪存真, 还原医家人物的本来面目。同时, 对于后世汇编的集大成式的综合性传记, 不能毫无选择地全盘采纳, 而要将不同时代的各种资料排比较勘, 注意彼此之间的传承关系, 从史源学的角度, 尽可能将综合性传记予以分解, 探求其来源, 订正其讹误。

参考文献

- [1] 陈文治. 广嗣全诀[M]. 陈丽斌,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 [2] 陈文治. 伤寒集验[M]. 崇祯六年(1633)四川布政司刻本.
-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城县委员会. 大城历代文献选编[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6.
- [4] 李培. 万历秀水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0.
- [5] 戚祚国. 戚少保年谱耨编[M]. 李克, 郝教苏,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6] 胡震亨. 海盐县图经[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9.
- [7] 戚继光. 止止堂集[M].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8] 佚名. 明神宗实录[M]. 台北: 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 [9] 汪道昆. 太函集(2)[M]. 胡益民, 余国庆, 点校. 合肥: 黄山书社, 2004.
- [10]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1] 瞿九思. 万历武功录[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12] 盛枫. 嘉禾征献录[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2.
- [13] 赵炳文. 光绪大城县志[M]. 上海: 上海书店, 2006.
- [14] 刘廷昌. 民国霸县新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68.
- [15] 祝以黼. 诒美堂集[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 [16] 丁辉, 陈心蓉. 嘉兴历代进士研究[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2.
- [17] 陈文治. 疡科选粹[M]. 崇祯元年(1628)刻本.
- [18] 张宁. 方洲集[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3.
- [19] 钱聚仁. 紫云先生年谱[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 [20] 王彬. 光绪海盐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5.
- [21] 马继兴. 中医文献学[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
- [22] 贾维诚. 三百种医籍录[M].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
- [23]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黎欣, 点校.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本文编辑 杨杨)